

# 坐在老屋的檐下

## 听雨

马亚伟

诗人叶芝的心灵故乡是因尼斯弗里湖岛,他写到:“我要起身离去,去湖心小岛因尼斯弗里,用粘土和树篱,搭建一栋小木屋在那里:我将种植九垄豆角,为蜜蜂建造房宇,孤独地生活在蜜蜂喧闹的林间空地……”读着这样的诗句,我不由想起了自己的故乡。

故乡遥遥,却是离心灵最近的地方。我想念那饱经流年沧桑的老屋,想去老屋的檐下坐一坐。

每次端坐在老屋的檐下,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,多年流离的岁月瞬间消失,我重新回到了启程的地方。光阴寂寂,整个人仿佛卸去了浓妆华服的演员,面对的是最本真质朴的自己。

回到老屋,我一定会在檐下坐上一会儿。午后,院子里静静的,阳光洒落,光线迷离,让人有些恍惚。老屋被流年洗过,显出斑驳之痕,每一块砖瓦都有一个故事。屋檐似乎是一种隐喻,它首当其冲经风雨,充当着老屋故事的见证者,是家的代名词。岁月来风,吹走了多少过往,时光的脚步似乎也停止

了。庭院上空的天依旧是几十年前的样子,云朵也是几十年前的样子,让人生出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的感喟。老树粗壮,是又一个老屋故事的见证者,也是老屋的守护神。多年里,我亲眼看着这几棵树从小树亭亭到壮如华盖。那些荡秋千、摘槐花的往事,掠过心头,我轻轻地笑了。

我坐在老屋的檐下,感觉时光舒缓悠长,是“从前慢”的格调,心顷刻间就静了。我不发一言,只是用心在与老屋低语,与岁月低语。一阵风过,有树叶的响声传来,院子里更显出安静的氛围。久久静坐,会让人忘记俗世纷扰,回归孩子般清澈的内心世界。

我在老屋的檐下静坐,看似是在消磨时光,实则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有一年,我的事业和家庭都遭遇了危机,每天陷在一团乱麻中无法理出头绪,到后来连正常的工作也无法继续。我请假回了故乡,连续几个下午,我呆呆地坐在老屋的檐下,一句话也不说,有时看着檐下的家燕飞进飞出,就傻笑一阵。母亲吓坏了,怕我出什么事。我只是淡淡地告诉她,没事,过几天就好了。我

看着院子里熟悉的一切,听着每一个细微的声响,感觉自己的心在一点点变得轻松。庭院的风荡涤着心上的尘埃,一遍又一遍,我终于找回了自己。几天后,我又开始欢蹦乱跳,重新规划人生。有时候,坐在老屋的檐下,是一种很神奇的感觉,能够让你重新打量自己。那个在迷途中不知何去何从的你,被老屋牵引,于是你毅然决然选择回归。家的屋檐告诉你,不忘初心,方能找到前进的方向。

这样做跟我的一个朋友很像,他经常回到故乡,说在自家的土炕上睡一觉,就能找回自己。是的,我们都是飞在外面的人,辗转在异乡,就像无根的飘萍一样,难免会迷了路。因为迷失,我们可能会失落、迷惘、忧伤、寂寞、虚荣、狂妄……那时候,我们就是折断翅膀的鸟,无法再次起飞。

而故乡的老屋,是离心最近的地方。坐在老屋的檐下,你会找到自己最初的模样。初心依旧,你便不会轻易迷惘或者狂妄。当你累了倦了,回到老屋的檐下,听听风声,闻闻花香,寻回失落的梦吧!

卢兆盛

听雨,在一种情绪里,在一种氛围里。有什么样的乐曲能比得上雨那般和谐那般美妙呢?

看雨,是一种享受;听雨,则是另一种更有情致的享受了。当雨帘挡住视线的同时,耳鼓并不妨碍雨点的敲击。

更多的时候,我们在屋里听雨。如果把整座房屋比作一部巨型钢琴,那么瓦片便是硕大的琴键,弹奏它的便是天空大师,那密密麻麻的雨点儿则是激越飞扬的音符了。

当然,我们也常常在屋外听雨。林中听雨,雨点敲打着叶片,“吧嗒”、“吧嗒”,那一声声脆响仿佛也是绿色的,那么柔和,那么单纯,随便听一会儿,便会令人倍觉心境如洗,杂念顿除。

而伞下听雨,笠下听雨,那雨声更为清晰,更为亲切。我们不停地行路,劳作,谁敢说雨中的收获不及阳光下的收获呢?

哦,听雨,在任何时候,在任何场所。用耳听,用心听,音乐之外,我们还听到了什么?

## 公益菜园

赵利勤

我住的小区属旧城改造范围,有一片破旧的砖瓦房虽已拆除,但不知什么原因,两个月了也不见动工,围墙也倒了几处,墙内的荒草长得没过膝盖。

一天上午,我们楼上的王阿姨在那里锄草。我问她锄草干什么。她说好好的土地荒着怪可惜的,不如开荒种菜,自家吃不完,还可以送给小区的人。我说这么多碎砖烂瓦,可不好种啊!王阿姨擦了擦额头的汗,满不在乎地说,没啥,俺是从农村出来的,年轻时天天种地,再说干这些活,适可而止,既种了菜,又活动了筋骨,比跳广场舞还好呢!我说,那我也开一块儿荒,我们做邻居,我年轻,我帮你出力,你指导我种菜!王阿姨高兴地说,好!

半天时间,我和王阿姨各自开了五六平米大小的一块荒地,我们把地平整好,捡出的碎砖烂瓦围在了四周,防止水土流失。下午,王阿姨去种子公司买了青菜种子,然后我们挖沟撒种,盖土浇水。傍晚时分,我们把青菜种好了。看着平整潮湿的土地,我想青菜种子一定可以茁壮地生长。

以后,我一有时间就去看看我种的青菜,看到青菜发芽了,青菜长高了,我非常高兴,心中也多了一份牵挂。

也许我们种的正是时候,接下来的时间,经常晚上下雨,白天放晴,青菜比赛似的长着。十几天后,青菜就可以吃了。我和王阿姨做饭前到菜地薅几棵,不管是炒菜还是做汤,都感到特别新鲜。有小区的人路过那里,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,给人家几棵,人家高兴地说谢谢!我们更高兴地说没事,啥时想吃就自己来薅。就这样,很多原本住了几年也不认识的人和我们都渐渐熟悉起来。独乐乐不如众乐乐,和大家一起分享收获的快乐,就是乐上加乐。

青菜薅完了,我和王阿姨又种上了豆角和黄瓜。在我们的带动下,退休的阿姨大伯们,也加入到了开荒种菜的行列。有从老家托人带工具的,有到处找种子、菜苗的。年轻人利用业余时间或帮种菜,或浇菜。特别是到了干旱的时候,差不多天天傍晚,小区的人都把家里一天攒下的洗菜水、淘米水提下来浇菜。

一个月后,那片有十亩大的荒地已全部开辟成了菜园,而且种类齐全,大家不分你我,互通有无,连原来在小区附近卖菜的小贩也挪了地方。

菜园为公,有益身心,我们都叫它“公益菜园”。一年多过去了,听说开发商来看了看菜园,也不舍得毁掉它,说等到冬天没菜了再开发!虽然公益菜园将要消失,但它对于我们小区的人来说,永远是一段美好的回忆!



赛马去

白英 摄

## 醇香豆腐花

刘丽桃

去一家新开的饭店吃早餐,惊喜地发现店里还有豆腐花卖。遂要了一碗,那洁白如脂的豆腐花,配上翠绿的香菜,盛在素白的圆形小瓷碗里,升腾着一股热热的气息,轻轻啜一口,满口豆香,滋味悠长。喝着豆腐花,记忆刹那间翻滚而来,我想起了父亲做的豆腐花。

少时岁月,最眷恋父亲做的豆腐花。记得每年春天,父亲就在自家的田边地角,见缝插针地种下黄豆,闲暇时给黄豆施肥除草。到了秋天黄豆收割时,父亲就会利用农闲之日打一锅豆腐花。

“旋乾磨上流琼液,煮月档中滚雪花。”做豆腐繁琐,很费时费力。父亲

先提前一天将豆子泡上,第二天早晨把泡好的豆子放磨上推。在石磨转动的吱嘎声中,慢慢地就有乳白色的汁液从石磨的下方流淌出来,汇集到下面的大钵里。待黄豆磨成了豆浆后,父亲用已烧好的开水稀释豆浆,在大锅上架上过筛用的细纱布,将豆腐渣过滤出来,细豆浆留在锅里。将豆浆烧开后,父亲拿舀子开始点卤水,俗话说:“一物降一物,卤水点豆腐。”看着乳汁慢慢聚拢,结成带有花边的块状,那一团团,像白云,似雪花,那便是豆腐花。

做好的豆腐花浓郁的香味在屋子四周弥漫,馋得我们垂涎三尺。父亲微笑着给我们盛上一碗,上面再放点香菜、腌萝卜丝和辣椒油。那白的豆腐花、绿的香菜、黄的萝卜丝、红的辣椒,红白黄绿交相浸染,香气四溢,十

分诱人。舀一勺吃在嘴里,丝丝辣香,淡淡鲜味,浓郁的豆香,一口又一口,欲罢不能,一会儿功夫,一碗豆腐花就滑下了肚,最后,再借着豆浆“溜溜缝”。一碗醇香美味的豆腐花,给了少时的我们最贴心贴肺的幸福。

俗话说“心急吃不了热豆腐”,本意就是做豆腐要时间长,每次做豆腐,父亲就要忙活一早晨。看我们吃得香甜,头上冒着细密汗珠的父亲在旁边“呵呵”地笑,别提多开心了。对于疼爱我们的父亲而言,只要孩子们快乐,再苦再累也值得。

时光荏苒,我一直没改变吃豆腐花的喜好,豆腐花承载着我少时的味蕾记忆。少时的记忆犹新,但时代在快速发展,如今的豆腐花,基本上弃用了传统辅料“卤水”,改用石膏和葡萄糖浆辅料“点豆腐”,吃起来总是找不到那醇香的豆腐花味道。我知道,年少时那美味的豆腐花,凝聚了父亲辛勤的汗水,是因为父亲浓浓的爱,融化在里面,幸福醇香,让人回味,至今难忘。